

2022年9月2日上午,我特地从杭州赶回桐庐,参加子久学校的新校落成暨开学典礼。红绸从校牌上被拉下的那一瞬间,内心一时思绪万千。

今年二月,桐庐两会期间,钟沁微一脸真诚地望着我:陆老师,帮我们的新学校取一个校名吧。我们在政协的同一个组,我知道她是培智学校的校长。她说,县里投资了近一个亿,新学校即将搬迁。她接着说理由,培智,还有身份烙印,我们想让这些特殊的孩子同正常的孩子一样,在普通的校园里读书生活。

一夜思考,黄大画家的身影占满了我的脑子。

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大痴”,这个号的字面意思与培智学校几乎是一种暗合。次日,我对钟校长说:用子久命名吧,我取“桐庐县子久学校”。我的意思这样表达:学校位于美丽的富春江畔,子久为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字,以富春江及两岸的秀水奇山为主题的《富春山居图》举世闻名。黄公望还有号曰“大痴”,其实他是天地山水间的清醒者,洞察人生的智慧者。以黄公望的字来命名学校,无论本义或隐喻义,都饱含着对特殊学校学生的一种培养期望。

六月份的一天,钟校长开心地发来县编办的批文,说县里已经同意学校更名。我也开心。更巧的是,学校边上就是“桐庐县文正小学”,这个我事先并不知道。那么正好,一个范仲淹,一个黄公望,与桐庐、与富春江有关的两个重要人物都有了一种极好的精神延续,范仲淹办义学建书院,开启了中国平民教育的新时代,黄公望以富春山水为大美,创造了中国画的旷世传奇,他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向隐居在富春山下的著名高士严子陵深深地致敬。

所谓的开学典礼,极其简单,相关部门的领导、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全体教师,共同揭牌见证子久学校的诞生。我特别注意,站在我前面一排学生的反应,她(她)们,大大小小,小的只有七八岁,大的估计有十五六岁,无论男孩女孩,脸上都写满了与正常孩子不一般的稚气,双手拍掌,“V”形手势,甚至有比心的动作,他们知道,这个新学校,就是他们的新家。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当老

## 「胜少」之乐

任何运动都有乐趣,尤其是对抗性运动,可对我来说,乒乓的乐趣略胜一筹。别的咱不论,单说发球,除了乒乓,其他的球有让对方吃球的吗?没有,接得好坏另当别论,接住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乒乓有很多球是接不住的,上旋球飞掉,下旋球钻网是家常便饭,遑论下砍式和逆旋转发球。一旦吃对方的球,比赛就很难打下去了,尤其是11分的赛制,两三个球一吃,比分遽然拉开,这比赛还怎么打?

您看看国手王曼昱发球就知道了,真是充满玄机的,那球落在桌子上会拐着弯儿滴滴溜溜转。甬说接住,一碰,就“逃之夭夭”了,方向都摸不着。

国手陈梦也是。有一次大赛,她连发四个擦网球,那不是失误,完全不是,而是水平,超一流水平才发得出那样的球:低、短、转、飘。能够发出这种球的女选手,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

其次是对抗。我的老搭档子余春先生是高手,他的正手两板斧——拉弧圈、扣杀——所向无敌,可谓金正手。跟他挺对厮杀,我输多胜少。照常理,我一直受“虐”,何乐之有?然而,我的乐趣就在这“胜少”中。

譬如,有一次,我俩开战伊始便是拉锯战,从1:1一直打到13:13,那叫一个扣人心弦、惊心动魄,邻桌的人都停止了挥拍,赶过来全神贯注地围观。结局是我以15:13胜出。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另一次,也就是更有乐趣的一次,我以4:10远远落后。这时候,我奋起直追,一路将比分追成10:10。然后,再次展开拉锯战,一直胶着打到14:14,最后,以16:14胜出。

您瞧,竞技性的运动总有雌雄之辨、高下之分,只要不是了无胜绩,这项运动就可以妙趣横生,充满挑战。遑论人民艺术家、魔术师许昕将乒乓“玩”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那是高手中的高手,神乎其技的“玩家”。因此,在万千拥趸眼里,许昕是“昕爷”。在京片子里,“爷”是肯定,是尊重,是敬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状元是翘楚,而只有翘楚才配得上“爷”的称号。

赢有赢的自豪,输有输的乐趣,胜少,说明在和高手较量,在努力进步,这也是乒乓吸引万千球迷,让我矢志不渝、爱不释手的原由。

师时的情景,不过,那时,我面对的是一群智力甚至比自己都发达的皮孩子,完全不用操心,而眼前这些孩子,他们需要特别的关照。

目前的子久学校,有八十几位学生,3—18岁的智障孩子,在这里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甚至职教教育,并全日制寄宿。校园占地一万五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三千多平方米,人均一百多平方米,学习知识,运动康复,言语治疗,音乐游戏,劳技制作,钟校长说,学校的宗旨,就是通过这些特别的日常课程,让每一个特殊孩子都学会生活,学会做事。

我去了几间教室。一间教室中,六套学生桌椅,两张教师办公桌,也就是说,两位老师,要全天候和这六个学生在一起,吃喝拉撒睡,一切都要管。一间教室中,陈列着一些学生的绘画作品,杭州亚运会的标志之一琮琤,正双臂张开,右脚踢起,充满着生机;圆圆的月亮,闪亮的星星,猎头鹰双目炯炯,正蹲在树枝上注视着你。或许,在孩子们的脑海里,夜空是他们比较喜欢进入的场景,他们才不管什么月明星稀,在广阔的空夜下,他们可以月亮诉说心事,和星星作有趣的对话。另一些掐丝珐琅作品,茄子、苹果、白菜,也活泼水灵,显示出孩子的细心与耐心。

在子久学校宽阔的校园中徜徉,望着那些追逐奔跑的孩子,忽然想起了“木桶理论”。用木桶理论表示,这特殊教育,一般人也被人认为是最短的那块,而能关注并重视这块短板,不能不为政者的卓识与远见。

“你好,子久先生”!我还想对钟校长建议,将这一句问候,作为子久学校师生每日进校与课前的课堂用语。公望富春,黄公望对这一片山水倾注的目光是深情的,我想他不会在意我的这一次命名,既然是上苍的赋予,那就让所有孩子的身上都被温暖而灿烂的阳光吧。

你好,子久先生!清脆的问候,与富春江一样清澈,澄静无比。



当我们能接受自己的不好,就能接受好;当我们能接受自己的软弱,就能接受坚强;当我们能接受自己的无能,就能接受强大,这就叫弹性。当这个弹性空间越来越大的时候,心就变得广阔起来,不受外在事情的影响。因为那些事情,再大也大不过你的内心。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修一颗“心”。不要害怕自己本来的样子,对自己彻底地诚实和敞开。真正勇敢的人不是没有恐惧、没有弱点的完人,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自己慈悲和诚实的人。

“如果那一次走掉了,可能以后也就不会再见面了。”回忆旧事时,常会这么想。然而“如果”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是无效的,这谁都知道。

和君的交往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刺激。我们是高中同校同学,她是美术班,我是平行班,只是一起挤公交车上学放学。她看我坐在好不容易抢到的座位上,看安妮宝贝,我看她发呆,然后就顺势地搭讪上了,迟早的事。我俩高中三年干得最多的事就是一起去淘CD。有次摸到平克·弗洛伊德的一张专辑《月之暗面》,封套上彩虹穿过三棱镜折射为一条线的设计实在迷人。奇怪的是,专辑里并没有《月之暗面》这样一首歌,它只是一首名叫《脑损伤》的歌里的最后一句歌词:我将在月之暗面看见你,重复唱两遍,就结束了,像个神秘的预言。我买下了这张专辑,拿出CD机播放,把左边的那只耳机递给她。我们一起听音乐,消磨掉放学后坐公车的一小段时间,然后各自回家。

我和她其实没有更多的交流,那年代,手机和短信都没有普及。我只是刚刚学会上BBS跟帖,写一点小文章。但我们却觉得彼此都已经足够了解对方,可以无话不谈到相互交换日记本,连做早操排在不同的队伍里,都要努力寻找对方的身影。那年代,还不是一个喜欢去定义什么的年代,喜欢一

今年6月29日,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张清先生离开了我们。得知消息后,我后悔不已,因为这两年我一直想找他,可却被疫情给耽搁了。我之所以想找他,源于我在整理学生时代的资料时,再次读到了张先生在1978年1月22日给我写来的信,我很想与他见个面,聊聊天。

那是1977年5月,张先生重返舞台,恢复公演的代表作《甲午海战》,他将清末北洋水师致远号舰艇管带(即舰长)邓世昌置个人名利与生死于度外,带领全体官兵与倭寇浴血奋战的事迹演得那么深入人心。我很想去劳动剧场(后恢复原名天蟾舞台)看演出,但票子实在太紧张了,不排个通宵的长队根本买不到。所以,我只能在广播里听了无数回舞台演出录音,最后痴迷到想把全剧的对白、唱段都背出来。凭着与张先生的大公子是交大附中校友,我便给张先生写去一封信,向他索要剧本。张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他在信里写道:“因我团在不断修改,故舞台上演出的同原本子有较大出入,又没有时间整理完整本,实在无法帮你,真是抱歉。”

2013年,在上海沪剧院60周年院庆演出中,我才第一次在剧场聆听了张先生演唱《甲午海战》中最脍炙人口的唱段《茫茫大海波涛涌》。那时,张先生已81岁了,但他在舞台上依然英气逼人,运腔流畅,

当最后一句“真叫人心心愧愧地自容”唱完时,他将所有的观众带入了邓世昌憋屈而坚韧的内心世界,剧场一片沉默,许久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天,我被淹没在给张先生献花的人潮中,我想以后总有机会能够一聚的。不料时光如梭,逝水难追。

由于与张先生的大公子毕业后就失联了,因此张先生去世后,我是在晚报记者赵萌的帮助下,才与张先生的二公子联系上的。在高温酷暑中,他给我送来了三张光碟,那是上海音像资料馆在2014年9月对张先生做的“口述历史”专访,其中张先生谈到了有关《甲午海战》创作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背后的故事。1960年深秋,张先生和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领导和同仁去观摩由海政文工团演出的话剧《甲午海战》,深为震撼,决定将之移植到沪剧舞台上。剧团作出了“众星捧月”的部署,即让初出茅庐的年轻的张清扮演邓世昌,而丁是娥、邵滨孙、解洪元等一众名家甘当“绿叶”。张先生不敢有任何懈怠,非但参与剧本创作,还去东海舰队深入生活,他随军舰出航,因晕船而吐得昏天黑地,可他说这让他以后在舞台上找到了真实的感觉。1961年2月,《甲午海战》在共舞台首演,这部描写甲午战争之黄海海战中爱国官兵及民众反对妥协投降,英勇抗击日军侵略的沪剧轰动上海滩。

观众由此记住了张先生。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张先生本名朱福成,是在进入人民沪剧团后才改艺名为张清的,意在张扬清清白白地做人和演戏。更有意思的是,张先生去人民沪剧团也是靠“胆子大”——1956年9月,时年24岁的张先生,在老家川沙县东沟乡大着胆子给了丁是娥写了一封自荐信,没有想到,才几天就接到回信让

个人,走得很近,不过是一种状态,不会认为这样或那样的就是“闺蜜”。我们只是会分享耳机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但我们也会把这段关系看得很深,放得很大,觉得全世界最纯粹的友谊也不过如此。把寻常事物神圣化,总是少年人的特权。如果我去她家,她母亲会招待我包着香菇和虾仁馅儿的大馄饨;她来我这儿的话,我爸则会炸上几个大鸡腿。

直挨到高考,我因为叛逆而选择离开上海

## 张清:这一个「邓世昌」

简平

无数的松子/在树上成熟/在树上闪烁/正好有一颗松子坠落/正巧有一只松鼠走过/这是拾遗/也叫捡漏



齐铁偕 诗书画

无数的松子/在树上成熟/在树上闪烁/正好有一颗松子坠落/正巧有一只松鼠走过/这是拾遗/也叫捡漏

他去剧团面谈,那天跟他谈话的除了丁是娥,还有团长陈荣兰、编剧文牧。他们最后跟他说,你形象好,唱得也不错,就来演小生吧。谁知,张先生说,他不喜欢演小生,他更喜欢演反派。三人听了面面相觑,而张先生自己也觉得这下完了。但是他很快就得到通知,让他10月1日正式去剧团报到。晚年的张先生曾谦逊地说:“其实我小生演得并不出色,之所以我能演《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芦荡火种》里的郭建光、《雷雨》中的周萍、《日出》里的李石清、《罗汉钱》中的李小晚,大概只是因为我‘卖相’好一点吧。”

张先生一直不忘人民沪剧团“五块牌子”丁是娥、邵滨孙、解洪元、石筱英、筱爱琴对自己的关照和扶持,他们毫无保留地向他传授技艺,把重要的角色让给他,甚至还帮他带孩子。他记得自己刚出道时,并不在一个剧团的王盘生在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沪剧小生人才的成长》,这是他第一次被名家介绍给广大观众。张先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在王盘声人生最后的阶段里,他常常陪他说说话,打打麻将,还给他烧饭做菜。张先生的二公子告诉我,张先生是因心机炎而离世的,他在生前曾说他来不及报答自己的恩师们,只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不断地冒出来,将沪剧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当年,剧团学馆招生时,张先生是招生组组长,茅善玉、孙徐春等都是他招进来的。

突然,我对自己说:如果她一直不回头,那就回家吧,默默走掉,不要出声。公交车站就在旁边,她不会发现的,她再也不会发现我已经走掉了。

如今想来,我依然觉得自己并不是出于妒忌,毕竟我也有自己的恋爱经历。那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为一件本来美好的事情突然丧失接受的能力呢?只是因为与自己无关而感到屈辱吗?或因为再也不能独占好友而心有不甘?《月之暗面》,再听这张专辑时,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它不只是某一首歌的名字。乐手们显然在尽可能地细数他们可以感知到的各种阴暗面,那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毫无道理的,总有一些地方是无法被照到的,人的心也是。

当然,那次的最后我没有走掉,但之后,又因为别的事走掉过,又在另外的时间不期而遇,发现手里都已经抱了孩子。我知道,这种想要“走掉”的状态始终没有完全离开我,一次次,我想走掉,想躲到月亮的阴暗面里去,我想她或许也是一样吧。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想对你说:我将在月之暗面看见你,不,应该是请你在月之暗面等着我,因为我们至少还可以共听这样一首歌,不是吗?

如果中秋夜下雨,就写首小诗。

## 月之暗面

黑伞

去外地,她则颇为不顺地被一家本地艺术院校录取。离开上海前,她带我去徐家汇地铁站里的一家首饰店打了耳洞。因为耳垂厚,打耳洞的地方当晚发炎,肿得老大,只能把串好的耳环取下来。从此我再没打过耳洞。一个月后,坐火车南下。我继续疯狂地读书,她继续疯狂地画画,我们几乎同时上交男友,却没意识到这终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

见她男友那天,我其实是高兴的,当然也很好奇,那个男孩长得什么样。约在人民广场见面后,天下起细雨,她挽着男友的手走在前面,我独自打伞跟着,看他们亲密无间地说笑,走过从一号线出口到南京路上小

## 十日谈

月有阴晴圆缺 责编:郭影